

延河文学叢書

老監督崗

長篇敘事詩

苏 馮 著



一、故事的开头

邛山上的微风，
吹来阵阵香，
濶河里的流水，
流来淙淙响，
就让这风语水声作优美的伴奏，
我们来把故事讲。

这个故事讲的
是个普通人，
讲的是一个
普普通通的老工人。

每个人都有
自己的名和姓。
我们的主人公
叫宋大洪。

可是在这拖拉机厂，



他这本名却没有外名响亮，
问起宋大洪，
很少有人知道，
却没有一个人
不知道“老监督岗”。
不信你到拖拉机厂，
无论在住宅区或者厂房，
你只要提一下：
“我来找老监督岗！”
被你问的人

准会立刻变了样，
他口边准会浮现微笑，
眼里准会射出兴奋的光芒，
他准会放下一切工作，
給你帶路或者指点方向。
好象你打听的
不是一个普通工人，
而是拖拉机厂那位
最受人爱戴的厂长。

至于为什么会这样，
請听我把故事講……

二、名字是怎样来的？

有一天早起
晨霞刚把云朵染红，
拖拉机厂的工人
汇成了人流，一齐去上工。

人的海，人的波浪，
流过去了
生产战线上的能手，
流过去了
刚走出技术学校的姑娘。
当然也有宋大洪，
不能把我们的主人公遗忘。

那厅堂般的
有六根高大圆柱的大门刚刚盖起，
门头上雕着未来的产品，
——一台巨大的履带式拖拉机。
上工的人流
就向这里湧去。

和每个建設中的工厂一样，
大門口站有守門人員。
誰要是沒有工作証，
就不放他進到大門里面。

工作証只不过
是一小块長方形布片，
可是人們呵
对它有着什么样的情感。
剛領到的时候，
誰不是瞅了又瞅，看了又看，
然后才珍貴地
別在胸前。

在事情发生的时候，
我們的主人公已經进了厂，
他向自己的工作証瞥了一眼，
又羨慕似地將別人的來望。

一个小伙子
正走过他的身旁，
胸前沒掛工作証，
可他怎么进了厂？

宋大洪一低头，
呵，他把它挂到了裤腰上！

宋大洪心里一动，
一把拉住小伙子的衣裳：

“喂，你这是怎么了？
工作証还能别到裤子上？”

小伙子一闪身，
眼光炯炯逼人：
“这是我自己的事，
用不着别人操心！”

“噢，年轻人，
你说的倒很轻松。
这是什么，这是
国家发给你的证明，
这是么什，这是
我们第一个拖拉机厂的工作証。
摸摸胸口自己问，
你算个什么样的工人！”

小伙子听见变了脸，

轉過身來大聲喊：

“你是什么人？
找着給我添麻煩！”

人流停下來了，
大家將他倆圍住。
我們的主人公笑容滿臉，
站在小伙子面前。
“問我是什么人，
現在不是時間，
你要不改正錯誤，
就休想走進車間。
除非我跟你去，
一起找你們的主任談談。”

小伙子有點兒狼狽，
人們用眼光向他投出責備，
諷刺話兒象討厭的蟲子，
一個勁兒朝他耳朵里飛：
“那怎麼算工作証，
上面弄滿了油和灰！”
“嗯，他根本沒放在眼里，
當工人准是有些後悔！”

小伙子滿臉通紅，
象斗敗的雞，渾身軟松。
他慢吞吞地
從褲腰上摘下了工作証，
猛一轉身
就擠進了人叢。
身後撒下
一陣响亮的笑聲。

“別走呀，小伙子
何必那麼慌張？
你不是問我是什么人，
正要對你講。
共青團組織了
青年監督崗，
難道我們老工人
就不許有自己的監督崗！”

“對，他真是一個
地道的老監督崗！”
人們又發出了笑聲，
比剛才那一陣更响亮。

从此以后，人們都默認
他是厂里的老監督崗。
小伙子远远地望見他，
便連忙整理自己的服裝。

又一天，人們下工了，
紅紅的太陽，掛在樹梢。
樹枝上金光萬道，
樹枝下喜鵲旋繞。

路上走過來一個老工人，
稀稀的頭頂，禿禿的腦門，
寬寬的肩膀，粗粗的腿臂，
臉上微微有些皺紋。

老头儿在回宿舍途中，
忽然聽見奇怪的响声。
“噹啷，噹噹啷啷……”
什么东西和鋼鐵击碰。

老头儿扭过头去，
几个小孩子在那里嬉戏，
他們拾起路边的石子儿，

在投擲電綫杆上的擴音器。

他大踏步赶了过去，
命令他們赶快停止惡作劇。
小孩子并不答理，
“噹噹唧唧，”擲的更多更急。

老头儿捉住那个領头的，
他心里可真有了气：
“愛祖国、愛劳动、愛护公共財產，
难道老师沒有教过你？”

象麻雀扑楞翅膀，
小孩子竭力想掙脫手臂，
其余的远远跟在后面，
胆怯、心虛，还有点儿着急。

老头儿拉着小孩子，
一直送到他的家中，
找到了他的父母，
把他們狠說了一通。

小孩子的父母赶快賠情，

甚至还訂下了今后的保証。

轉过身来又悄悄抱怨：

“他是誰，这么爱管事情？”

另一个工人走过門旁，

向他們道出了真相：

“你們怎么不認得他？

咱們拖拉机厂的老監督崗！”

从此再不見誰家孩子

在路边投擲扩音器。

哪家孩子再攀折花木，

父母便說：

“你再不改，老監督可不依你！”

我們主人公的名字，

便是这样来的。

他用工人階級的良心，

保卫着最普通的真理。

三、車間里

也許你到過拖拉機廠，
看到過那雄偉的廠房？
一座，一座，又一座，
好象村莊連着村莊，
如果沒人指引，
你准會迷失方向。

進到車間里，
新的惊奇在等待你。
你從這頭兒進去，
看不見那頭兒在哪裏。

其實又何必詫異，
將來，就在這裏，
每三分鐘，
就造出一台新拖拉機。

我們的老監督，
工作在一個輔助車間，
這個車間已投入生產，

他負責一个工段产品的檢驗。

在車間里
有人說他非常公正，
也有人說他
过于冷酷无情。

無論你是他
多么好的朋友，
和他有着
怎样深厚的友情，
在产品檢驗上
他可一点也不通融，
哪怕有一点点不合規格
准有你的釘子碰。

这是冷酷无情呢
还是公正？

有一次，
一个年輕的鑄工，
托着他剛鑄出的零件，
去送給我們的主人公。

年輕的鑛工十分高兴，
他很滿意自己的劳动。
把零件放到桌子上，
他注視着老监督的面孔。

他很熟悉这个老头儿，
有着怎样的性情，
产品有一件合格，
他臉上便出現一次笑容。

年輕的鑛工
心里有些热乎乎，
他默默地
把老头儿笑的次数来数。
一次微笑，
又一次微笑，
糟了，怎么这一次
他臉上忽然发了怒？……

十二个零件，他只看到……
老头儿臉上出現六次微笑。
这青年耽心地

向案子的那一头瞧，
六个零件扔在那里，
上面画满了不祥的白色信号。



年轻人
一句话儿也不敢吭，
拿起那些不合格的，
匆匆赶回去加工。

第二次来的时候，

他又看到三次笑容。
这是第三次了，
青年的信心很高，
他想这一次再不会
看到那不祥的信号。

但他只看到
一次微笑。
另外两个给画上了“×”，
呵，他多么想把它擦掉！

他自己的手刚伸向零件，
一只有力的手将它紧紧按定。

“十二个零件，
你返了四回工，
将来要正式生产拖拉机，
你这样工作怎么成？
难道老师傅没教会你？
难道刚刚学会又忘个干净？”

老头儿拿了零件，
走到青年的车床边。
“瞧着，刀子这样装，